

# 柏拉图的经济共和思想

储建国

(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2)

**摘要:**西方经济共和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,他描述了一种容纳市场交易的城邦生活,但他了解到市场交易的排斥性特征,尤其是会带来贫富差距和城邦分裂,因而主张用财产公有的制度和有规划的治理来加以限制。柏拉图的这套主张来源于它对共和国性质的理解,认为好的城邦生活是一种正义的生活,而正义就是为了增进城邦总体利益而让不同类型的人各守本分,必须在这个原则下容纳并限制市场交易的活动。

**关键词:**《理想国》;共和;经济共和;柏拉图

**中图分类号:**D091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2-8750(2010)01-0059-05 **收稿日期:**2009-10-25

**作者简介:**储建国(1971—),男,安徽潜山人,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与政治学理论。

**基金项目:**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05CZZ003)

## 一、经济共和的含义

经济共和思想源于一种很朴素的想法,那就是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”,不能各自只顾各自的生活,也不能一个人主宰另一个人的生活。这种思想在中西方的政治传统中都可以找到源头。中国古人讲的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,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以诠释为:天下的资源是我们大家的,不能由一个人和少数人独得其私。经济共和思想旨在打造一种非排斥的经济,或者通过政治手段让经济排斥在政治上得到补偿,让大家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。非排斥的思想源于政治共同体的包容思想,也就是将一个个人当作有尊严的成员容纳在共同体当中。所谓有尊严,就是让各个成员感觉到这个共同体的确“把人当人”。什么叫“把人当人”呢?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因此,公平就成为包容的核心,成为非排斥的衡量标准。如果没有公平的标准,即使你事实上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,也会感到压抑,甚至过着非人的生活。一种公平的共同体生活主要表现为公平的经济政治生活。在分开审视经济政治生活的情况下,共同体既需要实

现一种公平的经济生活,也需要实现一种公平的政治生活,最终需要实现一种总体的公平生活。当经济生活不公平时,共同体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生活本身,努力达到某种公平的状态,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政治上的补救,消除经济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,以达到总体公平的状态,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平衡原理。就西方来说,这样一种经济共和思想,形成于古希腊时期,经过中世纪的过渡,到近代,其部分思想演变为经济自由主义,另外部分则演变为经济社会主义。

在古希腊罗马时期,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经济共和思想的源头,而且可以发现它的各种核心要素。通过对经典著作的阅读,我们发现,在大思想家柏拉图的眼中,一种好的经济生活就是“共有、共治与共享”的生活,这种生活并不排斥市场交易,但必须将经济活动限制在正义的范围之内。

## 二、柏拉图对“共和国”的理解

首先得弄清楚古希腊时期“共和”的源头和含义。各民族的历史上大都存在过一种氏族共同体,在后人的记忆中,那是一种大家共同拥有外部资源,并共同议事、共同劳作的和谐共同体。可

是,这种共同体没有持续下去,在越来越发达的私人力量的撕扯下走向解体。结果要么陷入无序状态,要么形成国家这种新的共同体。由于国家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,如果没有什么约束,就极易成为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牟取私利的工具。历史发展的现实也的确如此。于是,一些有学问的人感到不满,他们怀念起过去的共同体,依靠某种记忆、想象和推理,提炼出了关于人类过共同生活的理想标准,并据以要求现时的统治者按照这些标准来做事。这是中西方的先哲都做过的事,他们都在寻找着理想的共同生活标准。结果,他们也找到了大体一致的标准——天下的资源是大家共有的,治理者要按照大家的总体利益来进行治理,并由大家共同分享治理的成果。

中国译者将柏拉图的那本关于共和国的书翻译成《理想国》,受到人们的称赞,认为很准确。其实,直接译成共和国才是更准确的,尽管翻译成理想国也没有错。那个时候的共和国就是指好的国家或好的城邦。柏拉图说的共和国,实际上是一种很朴素的东西,就是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城邦,也就是一个正义之邦。根据柏拉图的描述,我们可以知道,那个时候有一种流行的观念,认为城邦就是我们(公民)大家的,所以它也被称为共和邦或共和国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(或《共和国》)中,不厌其烦地讨论所谓正义问题,其实他关心的是如何组建一个好的共和国。他说,“我们建立这个共和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独自幸福,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,我们认为,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可能找到正义,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糕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义”<sup>[1]133</sup>。城邦的正义是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原则,或者说共和原则。正义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城邦的总体利益,每个人各尽本分,各得其所。“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,竭力尽责,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也劝导其他的人,大家和他们一样。这样一来,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,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。”<sup>[1]134</sup>

在柏拉图对城邦正义的表述中,有以下几个逻辑上的转换:第一,城邦的目的是实现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;第二,实现这种最大幸福意味着每个人各守本分,即做自己擅长的事;第三,每个人所擅长的事是由其天性(尤其是等级出身)决定的;第四,每个人得其应得的那份利益;第五,应得的

标准是有益于实现城邦最大幸福的优点。

城邦正义观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身份等级。所谓各守本分,主要是让大家做那些符合自己等级身份的事;所谓得其应得,主要是让大家得到符合自己等级身份的利益(所谓自然赋予的幸福)。因此这种正义观本身就具有严重的排斥性,它一方面将广大奴隶和外邦人排斥在正义秩序之外,另一方面在正义秩序中容纳了那种严格的等级制。前者是一种严重的外部排斥,后者则是严重的内部排斥。很有意思的是,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,共同体秩序的维持似乎一直建立在某种外部和内部排斥的基础上,只是排斥的对象和内容不一样而已。尽管这些转换中存在诸多疑问,但在柏拉图生活的那个时代,这是很具有说服力的观点。因为它消除了更严重的排斥特征,至少保证了城邦公民拥有那个时代可以接受的尊严感。而且,如果去掉那种身份等级的看法,柏拉图的这套正义观即使在当代也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生命力。

### 三、正义原则下的经济安排:有限的市场

根据这种正义原则,柏拉图进行了城邦的制度设计,安排了城邦的生活。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时代,经济政治生活没有分开,所以他一并纳入设计上的考虑。现代人已经习惯了经济政治分开的思维,那就从我们所习惯的思维来理解一下柏拉图的城邦经济生活,看看他是如何贯彻这种原则的。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,在《理想国》第二卷中对此进行了描述。

#### (一) 城邦经济需要分工

为什么需要城邦呢?苏格拉底拉家常一样地说:“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,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,我们需要许多东西。”<sup>[1]158</sup>城邦是什么呢?“由于需要很多东西,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,作为伙伴和助手,这个公共住宅区,我们叫它城邦”<sup>[1]158</sup>。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无非是吃的、住的、穿的等等,那就需要专门生产粮食的农夫、专门修建房子的瓦匠、专门制作衣服的织工。当然,一个人也可以同时做这些事,但那样的话,肯定提供不出足够多和足够好的东西。因此需要分工。柏拉图像亚当·斯密一样阐述了分工的理由:“是不是每一个成员要把各自的工作贡献给公众——我的意思是说,农夫要为四个

人准备粮食,他要花四倍的时间和劳力准备粮食来跟其他的人共享呢?还是不管别人,只为自己准备粮食——花四分之一的时间,生产自己的一份粮食,把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,一份花在造房子上,一份花在做衣服上,一份花在做鞋子上,免得同人家交换,各自为我,只顾自己的需要呢?”<sup>[1]59</sup>业精于专的道理古代人是知道的。“专搞一行,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”<sup>[1]60</sup>。按此道理,放牛、牧羊、拉犁、建筑、运输、纺织、制鞋等都需要专人来做。在某种程度上,人类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关于分工的研究。

## (二) 城邦经济需要交易

交易是市场经济的灵魂,拿我的东西换你的东西,物品总量没有变化,但各自的满足都增加了,大家都很满意。苏格拉底说:“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,或者从别的人那里拿来一点东西,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”<sup>[1]58</sup>。对大家都有好处正是共和观念的体现,它可以通过分工与交易来进行。交易也就是买卖,“于是我们就会有市场,有货币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”<sup>[1]62</sup>。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萌芽,它符合共和原则,是共和政体的组成部分,因此也可称之为共和经济。它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产生的,而这正是建立城邦的理由。苏格拉底说:“这种交换产品正是我们合作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呀”。后世学者常常忽视这一点,或认为交易在城邦中的作用极其有限<sup>[2]</sup>。

## (三) 城邦经济需要治理

建立城邦的目的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,那不是简单的分工和交易就能满足的。这里的人们不仅要吃得好(糕点、薄饼、橄榄、乳酪、无花果、鹰嘴豆、豌豆、爱神木果、橡子、调味品、蜜饯、糕饼、各种肉食品等),穿得好(冬天穿很厚的衣服,穿很厚的鞋子,要有绘画、刺绣等装饰),住得好(结实的房子、精美的小床、斜靠的睡椅,还有一些家具、桌子、妇女装饰品等),还要有好的精神享受(要有描摹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师,一大群搞音乐的,诗人和一大群助手等)<sup>[1]63-64</sup>。尽管柏拉图反对过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,主张一种比较有节制的生活,但随着人类身心的发展,这种节制的度也在不断扩大。总之,城邦所需要的东西会越来越多,分工和交易体系会越来越复杂,城邦经济生活

的规模也就日益扩大。城邦不仅能够扩展现有的生活,而且能够创造新的生活。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显然需要好的治理,治理的负担是不轻的。

首先,城邦需要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安全,“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城邦,不是稍微大一点,而是要加上军队那么大,才可以抵抗和驱逐入侵之敌,保卫我们所列举的那些人民的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财产。”<sup>[1]65</sup>其次,城邦需要对民事进行管理,“关于商务,人们在市场上的相互交易,如果你愿意的话,还有,和手工工人的契约,关于侮辱和伤害的诉讼,关于民事案件的起诉和陪审员的遴选这些问题,还可能有人提出关于市场上和海港上必须征收的赋税问题。总之,市场的、公安的、海港的规则,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,我的天哪,是不是都得我们来——一定成法律呢?”<sup>[1]141</sup>柏拉图讲了城邦的很多种工作,这些工作如何分配呢?他认为需要德才兼备的治理者来安排好这些事情。

## 四、正义原则下的政治安排:政治容纳

柏拉图把自己放在城邦创建者的位置上来谈问题,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,也就是正义的、共和的城邦,因此经济安排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安排都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。柏拉图将政治体(城邦)想象得跟人体一样,每个部分各守其位,既不突出,也不亏欠,相互之间不相冲突,和谐配合成一个完美的有机体。但正如人体中的欲望、激情和理智部分经常冲突一样,城邦中的各部分,尤其是不同人群的利益和意见也经常冲突。前者导致个人的衰败,后者导致城邦的衰败。要保持个人的完善,就必须让欲望、激情和理智各守其位,并让理智处于支配地位。要保持城邦的完善,就必须让不同的成员各守其位,让大家的利益和意见趋向和谐一致。柏拉图认为这需要在城邦财富的所有、所治、所享方面有好的安排。

### (一) 共有的安排

共有是一种本原意义上的所有,意思是大家共同拥有外部资源,但具体占有可以分为城邦公有和个人私有。柏拉图偏向于城邦公有,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他认为私有制容易加剧私欲和纷争,而公有制则容易培养好的品德,会让城邦公民产生同甘共苦的感觉,这是让城邦生存下去的条件。他希望“一个国家的最大多数人,对同样的

东西,能够同样地说‘我的’、‘非我的’。”<sup>[1]197</sup>他认为,这不仅不损害共和国的性质,反而会强化共和国的性质,从而开辟了另一种共和的路向,也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和路向,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不过,柏拉图并非搞纯粹的公有制,而只是强调统治者和护卫者不应有私人财产。他们“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、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财产。他们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资,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,大家一起消费。”<sup>[1]200</sup>

从《理想国》对城邦经济的描述中,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公私混合的经济。这里有市场存在,有商人存在,公民有自己私人的财物。尽管有的财产属于私人所有,但这些财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城邦的。城邦很小,公民很容易感受到如果城邦不能生存下去,他们这些私有财产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,私有权本身是产生于城邦,并从属于城邦的。柏拉图不允许城邦公民占有过多的私有财产,它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限制,将过多的财产征收上来,以满足公共之需,或补偿穷人。这种做法反映了在那个时候私有财产的有限性,其地位是低于公有财产的。显然在柏拉图观念中,私有财产有公共的性质,为了公共的目的,是可以被限制的。柏拉图希望更多的公有,但公有制也有许多毛病,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一点。可能柏拉图也认识到了,所以他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,但他比他的学生更加警惕私有财产所带来的腐败和分裂。

## (二) 共治的安排

城邦的正义是各守本分,各安其位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大家尽心尽力地耕作、制鞋、造房、纺织,他们在扩大自己私人财产的同时,实际上也在扩大别人的财产,扩大城邦的财产。这些工作都是在为城邦作贡献,都在参与城邦经济的治理。但总的管理与分配掌握在统治者手中。这是一种等级制下分工合作的经济。各等级共同参与的经济不一定对应着各等级共同参与的政治。柏拉图希望出现一种“哲学王政治”,也就是理想的君主政治,这个智慧的君主跟城邦护卫者一样,只拿一份公民支付给他的工资<sup>[1]200</sup>。但他没有私心,而是全心全意地照料着城邦的利益。不过,柏拉图知道统治者不可能管太多的事,他有一种人们不容易注意到的公民自治的思想。譬如说,关于前面所说“市场的、公安的、海港的规则”,柏拉图

认为,不应该订得那么细,也不应该总是修来改去。《理想国》中的苏格拉底同意阿得曼托斯的观点:“对于优秀的人,把这么多的法律条文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。需要什么规则,大多数他们自己会容易发现的。”<sup>[1]141</sup>然而,柏拉图还是相信哲学王的智慧,似乎他可以安排好城邦的一切。这导致在他那里,共和经济通往公有和计划的方向,柏拉图骨子里不喜欢私有,不喜欢市场,允许它们的存在只是与现实的妥协。这种经济领域的妥协到晚年延伸到政治领域,导致他后来不再执著于哲学王政治,转而寻找一种由君主、贵族和平民共同参与的政治。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难以找到理想的哲学王,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私有的、交易的经济带来了利益的分化、阶层的分化,只有让这些利益主体都能参与政治过程,城邦才能稳定。

## (三) 共享的安排

城邦繁荣不能为哪一个人所独享,也不能为少数人所独享,而是为大家所分享。如前所说,城邦立法不是为了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,而是为了全国的整体幸福。城邦经济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,这与城邦整体幸福是一致的。苏格拉底说,“在我看来,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,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,我们需要许多东西。”<sup>[1]58</sup>从这里可以看出,柏拉图的共和不只是重视整体,而且重视个体,整体以个体为基础,个体以整体为依靠。城邦一旦形成,离开整体谈个体,与离开个体谈整体一样是无法理解的。苏格拉底还特意强调了一下,除了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之外,“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别的建立城邦的理由吗?”<sup>[1]58</sup>。不过,柏拉图既不希望人们过于贫穷,也不希望人们过于富裕,“富则奢侈、懒散和要求变革,贫则粗野、低劣,也要求变革”<sup>[1]135</sup>。柏拉图希望人们过一种中庸、节制的生活。为此,他还反对城邦贫富差距过大,认为任何公民增益他财产的初期是不必加以抑止的,等到他的增益已达最低业户产额的五倍左右时,才须予以限制<sup>[3]</sup>。这种规定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共享主张,城邦允许私有财产,允许贫富差距,但差距不能太大。古希腊一些政治家在这方面也的确做出过很多努力。

柏拉图的经济共和思想在《理想国》与《法律篇》中有很大差别,反映了他从年轻到年老时思

想的变化<sup>[4]</sup>。在《理想国》中,他尽管一开始讲城邦的必要性时,谈到的都是些物质上的需要,也承认这种需要的满足会带来一定的幸福,但他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幸福。人的身体内有欲望、激情和理智三个部分,仅仅是为了满足欲望的人是心灵受奴役的人,是低贱的人,并不幸福。真正幸福的人是理智战胜欲望、驾驭激情的人,是那些一心追求美德的人。维持一种体面生活的物质财富是必要的,过穷或过富都会损害人们对美德的追求。在柏拉图看来,私有财产安排容易导致过穷或过富,而且鼓励人们追求私欲的满足。因此,年轻时的柏拉图从骨子里排斥私有财产,由于完全的公有化不能生产出足够城邦消费的物品,因此,他不得不同意非统治阶层拥有私产,而统治阶层(包括治理者和护卫者)则不能有私产,以便培养他们与城邦融为一体的那种公心。可是到了《法律篇》,他对欲望的满足、对私有财产有了更大的宽容,认识到难以阻拦现实中私有财产的发展,便让思想适应现实,允许统治阶层也拥有私产。这样一方面带来财富生产的积极性提高,另一方面带来贫富差距拉大,他所采取的政治上的容纳措施有三条:一是将最富者和最穷者的财富差距控制在五倍以内;二是通过混合政体将平民声音纳入政治过程;三是通过法律弥补美德之不足,节制人们的贪欲,控制城邦的冲突。这三种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<sup>[5]</sup>。

中国学界喜欢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柏拉图的经济思想,尤其是其公有制和计划的思想,很少有

人注意到柏拉图关于市场的论述,更少有人研究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容纳和限制市场的。柏拉图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分工与交易的好处是很不容易的,但他同时认识到它们的局限,认为需要在正义的原则下,通过公有和计划的安排来加以限制。这一套思想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萌芽,它将互惠与平等的优点结合起来<sup>[6]</sup>。笔者认为,将柏拉图的经济思想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,有些牵强,但称之为一种经济共和思想则是合适的<sup>[7]</sup>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柏拉图. 理想国[M]. 郭斌和,张竹明,译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5.
- [2] 巴克豪斯 E R. 西方经济学史[M]. 莫竹岑,袁野,译. 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4:10.
- [3] 亚里士多德. 政治学[M]. 吴寿彭,译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:69.
- [4] 柏拉图. 法律篇[M]. 张智仁,何勤华,译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.
- [5] 储建国. 调与制衡: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[M]. 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06:6.
- [6] Cohen G A. Self-ownership, freedom, and equality[M]. Cambridge: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5:264.
- [7] 储建国. 经济共和主义[C]. 中国青年政治学者研讨会论文集. 中山大学,2006.

(责任编辑:杨凤春)

## On Plato's Economic Republicanism

CHU Jian-guo

(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China)

**Abstract:** The article traces the thought of economic republicanism to Plato, who described a city-state life with market exchange, but insisted on restricting market through public property and planning system because of the exclusive nature of the market exchange, especially the rich-poor gap and the division of city-state it may bring. The set of proposals were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"republic", which indicates that a good city-state life is a kind of just one, which aims to improve general wellbeing of the city-state and let everyone perform the function for which he/she is best suited, and under this principal the market exchange is exercised and restricted.

**Key Words:** republic; economic republicanism; Plato